

ZHONG ZHOU GU JICHU BAN SHE

# 义侠出红裙

## ——中国侠女传奇

ZHONG GUO XIA NU CHUAN QI



**ZZGJCBS**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ZHONG ZHOU GU JI CHU BAN SHE

# 义侠出红裙

## ——中国侠女传奇

ZHONG GUO XIA NU CHUAN QI



**ZZGJCBS**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中国女性文化丛书  
**义 侠 出 红 裙**  
——中国侠女传奇  
华 亭 著

---

责任编辑：袁 健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  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伊川印刷厂印刷  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8.125印张 142千字  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7000册

---

ISBN 7-5348-0241-5/I·114 定价：3.20元

# 抚尸恸哭 千古女侠

——聂婪小传

## 一、不速之客

故事发生在公元前371年，齐国軹邑一个名叫深井里的村子里。

这是一个冬天的夜晚，小村庄泡在浓墨般的黑暗里。吃过晚饭的庄户人，早早地睡了，村子里现出死一般的沉寂。这时，从村外走来一个人，他从容地走到村子西北角一个小院前，轻轻推开柴门，侧着身进了院子。这是三间半旧的草房，屋里已熄了灯；他倾耳在门前听了一会儿，毅然地敲了几下房门，很快，便听到里面传出一个男子低沉的声音：

“谁？”

“是朋友！”

屋子里传出嚅嚅索索的声音，蜡烛也倏地亮了。

“既然是朋友，就请进吧！”

仍是那低沉的男子的声音，不过，这声音是从身后传来的，客人惊讶地一回头，见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站在身后，正把一件青光闪闪的东西悄悄插进鞘里。他是从哪里出来的？客人正琢磨，忽听“呀”的一声，面前两扇沉重的门打开了。

屋子一明两暗，明间空荡荡的，一张笨重的大木桌放在中央，桌上，一支粗大的牛油蜡烛吐着浓烟；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土壁上，参差不齐地挂着十几把长剑、短刀和屠宰用具。借着浑黄的烛光，我们可以看清来客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，他修长的身躯显得潇洒不羁，黝黑的椭圆脸，一双乌溜溜的丹凤眼睿智而深邃，挺秀的发髻，三络美髯，既有书生的优雅又有武士的霍朗。而那位主人顶多十八九岁，可以说是个未成人的娃娃。他中等身材，双肩略宽，周身肌肉突起，在那棕黑的皮肤上刺满了鱼、龙和各种怪兽的花纹。他有一颗略大的近乎长方形的脑袋，生满了有些卷髻的浓浓密密湛黑发。两条平平的浓密眉毛下面，眯着一双细细的小眼睛，流露出习惯一切、看透一切的极冷漠的神色。

“请问，您着聂政先生吗？”客人谦恭地问。

“嗯。请问您是……”

“在下严仲子，特来求见聂政兄！”客人说着，鼻子一酸，眼圈潮湿了。

当听到“严仲子”三个字时，聂政的眉头动了

一下，他早就听说过严仲子的大名，知道他是韩国君主的大臣，是连横派中主张抗秦的中坚人物，私下里钦佩得很，然而他没想到，这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会在夜半深更来到一个屠户的陋舍，他正想打问原因，却见严仲子把随带的一个包裹放在桌上，

“扑通”一声跪在聂政面前，说道：“请聂政兄救救我们韩国，救救韩国的黎民百姓！”说着，竟哽咽着哭起来，肩膀一抖一抖。

“先生有何事要我帮忙，不妨起来慢慢的说，只要聂政能做到的，万不会推辞！”聂政冷冷地说着，扶起严仲子，并向里间唤道：“姐姐，给我们备点酒饭。”

里间有人应了一声，不大一会儿便走出个秀气的姑娘。她的容貌和聂政有些相仿，只是那眼睛要秀长妩媚一些，神情也不象弟弟那样冷漠阴郁，这是个爱说、爱笑、性情爽朗愉快、感情容易激发、身体苗细却有力而又富于弹性的姑娘。她利落地端来一大块牛肉，又把一壶酒和两只粗碗放到桌上，闪身又进了里间。

聂政把壶里酒“咕嘟咕嘟”倒在两个碗里，顺手从墙上摘下两把小巧的匕首，递一把给严仲子，割了一块牛肉，独自吃着。

严仲子半碗酒落肚，眼睛又有些潮湿，他顾不得聂政的冷漠，自顾滔滔地诉说起自己的心事。

原来，严仲子和当今韩国丞相侠累同为韩哀侯的家臣，是韩侯的左膀右臂。那时，晋国的大权操在韩、赵、魏三家手里，晋国的公室微乎其微。严仲子主张三家不要分晋，应该协力维护晋国的地位声誉，即使晋君不够英明，我们可以恢复古代的选贤制度，选出贤者能者来代替晋君。三家一旦分裂，便不足抵抗西方的强敌秦国，和北方的异族犬夷。然而侠累极力煽动哀侯和赵魏两家，实行三家分晋；晋国分裂后，他又怂恿韩侯与赵魏两家不睦，时常闹内讧。面临危险局面，严仲子觉得，不除掉侠累，韩国就没有宁日。一次，两人又发生了争吵，严仲子气愤不过，拔剑向侠累刺去，可惜被人拉住，没有刺中。从此，严仲子得罪了韩侯，又怕侠累谋害，便逃回老家濮阳隐居起来，但他除掉侠累的念头一刻也没停止。在流亡期间，他结交了许多豪侠之士，想从中选出为己为国报仇之人，但侠累勇猛过人，有搏虎之力，且诡计多端，他的朋友中还没人能对付得了这个奸贼，于是他又开始寻访，终于，他知道了聂政的大名，知道他武艺高超，嫉恶如仇，而且讲究信义。通过几次暗地里观察，他终于认定，这是一个合适的人选，于是便有了这次深夜来访。

严仲子滔滔不绝地讲述着，聂政旁若无人地往肚里灌酒，大口地吃肉，那张面孔犹如一块冬天的

石头。待到严仲子说完，他才冷冷地说：“仲子先生，我之所以降志辱身做一名屠夫，皆因为有老母需要赡养，有老母在，聂政不敢以身相许。”说罢，一仰脖，把碗里酒全灌进肚里。

仲子见聂政不再说话，眼睛微眯，一幅似睡非睡的样子，他沉吟片刻，拿过包裹，双手举到聂政面前，说：“今天结交子政兄，实是我一生最大幸事，这百镒黄金，作为仲子供给老母的一点生活费用，望兄笑纳。”

“仲子先生，聂政作为一个屠夫，还可以挣点报酬，奉养老母。母亲的供养不缺，不敢接受先生的赐与。”

聂政缓缓站起，摆出一幅送客的架势。

## 二、姐 弟 惜 别

转眼间三年过去了。又一个春天悄然来临。

黄昏，太阳落了，暮色还不显得幽暗，深井里郊外的一带土岗上，几株白杨树稀稀拉拉站立着，梢头已抹上轻纱般朦胧的鹅黄淡绿，一群归窠的老鸦在翻飞聒叫。白杨树下面，是村里人的墓地，馒头般的坟塚上生满茸茸春草。田野里早没了人影，远处的村庄也现出一派沉沉死气。这时，从村里走出两个青年人，女的拿一束灿然开放的春桃，男的佩

一柄长剑，背一个包裹，默默地朝墓地走来。我们认得，这正是聂嫈和聂政姐弟二人。

三年前那个冬天的夜晚，严仲子来深井里不久，久病在床的聂母便抛下姐弟二人溘然长辞了。姐弟葬埋了母亲，默默地守了三年孝，现在守孝期满，聂政要告别姐姐，去实践他向严仲子的承诺。

姐姐在前面默默地走，弟弟在后面默默地随，二人都没有言语。作为姐姐，聂嫈对自己的弟弟太了解了。他们很小的时候，父亲从军打仗，被秦国人杀死了，母亲又病在床上，生活的担子就落在这小姐弟肩上。他们一起挖野菜，拾庄稼，一起沿街乞讨度日，一起咀嚼生活的甜酸苦辣、生活的磨炼，铸就了弟弟豪侠任气的性格，也铸就了姐姐的刚烈豪放。有一件事是姐姐很难忘记的。那是五年前，他们一家还在魏国的某个小城居住，弟弟在给一家大户干活时结识了一位朋友，并把这位朋友向主人作了推荐。这位朋友挺能奉承主人，不到一年，就当上了管家，反倒撵掇主人把聂政轰了出去。聂政气愤不过，在一天夜里，他和姐姐一块儿潜进主人大院，姐姐看风，弟弟撬开管家的房门，把那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杀了。然后携带母亲，连夜逃出魏国，来到齐国轵邑，在这个村子里安顿下来。那年他才十五岁。

从那件事之后，姐姐认定，弟弟此生定能干出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历史时代为先后顺序，选取不同时代的杰出女侠作为特殊视角，展开广阔的历史画面：聂政轻生死，热血酬知己；聂隐娘、红线女武艺超凡，胆略过人，杀人如探囊取物，千里盗宝似邻舍串门；谢小娥、申屠希光是复仇女神的化身，为报仇雪恨，一个设计力杀五命，计计奇出。一个忍辱负重，女扮男装，数十年如一日，闻之让人击节赞叹。吕四娘以浓郁的传奇色彩为世人所熟知，身世扑朔迷离，行为神秘莫测，铤而走险，刺杀雍正，惊险曲折，大开大合，读来让人魂悸魄动，恍惚有慷慨激昂之感；秋瑾由贵妇人而女侠客，而革命家，阅尽人间沧桑，其肝胆之忠烈，足让七尺男儿自叹不如。

# 目 录

## 总 序

张文彬

### 抚尸恸哭 千古女侠

- 聂婆小传 ..... ( 1 )
- 一、不速之客 ..... ( 1 )
- 二、姐弟惜别 ..... ( 5 )
- 三、千里寻踪 ..... ( 11 )
- 四、魂追英烈 ..... ( 14 )

### 半夜携盒归 千古怀姻质

- 红线巧安潞州 ..... ( 21 )

### 侠肝义胆聂隐娘

- 聂隐娘传奇 ..... ( 43 )
- 一、朱门奇事 ..... ( 43 )
- 二、学艺深山 ..... ( 46 )
- 三、缔结良缘 ..... ( 52 )
- 四、侠肝义胆 ..... ( 55 )
- 五、卫护忠良 ..... ( 59 )

六、道是无情 ..... ( 63 )

**侠女智雪两代冤**

——谢小娥传奇 ..... ( 66 )

一、智斗邪恶结良缘 ..... ( 66 )

二、解幽梦冤仇有主 ..... ( 73 )

三、暗查访卧底仇家 ..... ( 78 )

四、施巧计手刃仇敌 ..... ( 83 )

五、雪冤情飘然绝世 ..... ( 86 )

**侠烈夫人大报仇**

——申屠希光传 ..... ( 92 )

一、联句显奇才 淑女得佳偶 ..... ( 92 )

二、虔婆施诡计 祸起萧墙内 ..... ( 98 )

三、娇妻苦相劝 秀才不解情 ..... ( 103 )

四、无辜遭诬陷 娘子泪沾襟 ..... ( 110 )

五、忍辱施巧计 希光大报仇 ..... ( 116 )

**国难家仇恨难消**

——侠女吕四娘复仇记 ..... ( 127 )

一、吕家独苗 ..... ( 127 )

二、立志复仇 ..... ( 131 )

三、峨嵋学艺 ..... ( 136 )

四、初入虎穴 ..... ( 143 )

五、再上峨嵋 ..... ( 152 )

六、诛杀叛徒 ..... ( 160 )

七、雍正伏诛 ..... ( 168 )

## **鉴湖一女侠 大名垂宇宙**

- 秋瑾传略 ..... ( 178 )
- 一、冲决罗网赴东洋 ..... ( 178 )
- 二、闺人负戈挽颓波 ..... ( 195 )
- 三、西子湖头有我师 ..... ( 215 )
- 四、愿死一洗女界羞 ..... ( 232 )
- 五、鉴湖女侠遗风在 ..... ( 246 )

# 抚尸恸哭 千古女侠

——聂婆小传

## 一、不速之客

故事发生在公元前371年，齐国軹邑一个名叫深井里的村子里。

这是一个冬天的夜晚，小村庄泡在浓墨般的黑暗里。吃过晚饭的庄户人，早早地睡了，村子里现出死一般的沉寂。这时，从村外走来一个人，他从容地走到村子西北角一个小院前，轻轻推开柴门，侧着身进了院子。这是三间半旧的草房，屋里已熄了灯；他倾耳在门前听了一会儿，毅然地敲了几下房门，很快，便听到里面传出一个男子低沉的声音：

“谁？”

“是朋友！”

屋子里传出嚅嚅嗦嗦的声音，蜡烛也倏地亮了。

“既然是朋友，就请进吧！”

仍是那低沉的男子的声音，不过，这声音是从身后传来的，客人惊讶地一回头，见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站在身后，正把一件青光闪闪的东西悄悄插进鞘里。他是从哪里出来的？客人正琢磨，忽听“呀”的一声，面前两扇沉重的门打开了。

屋子一明两暗，明间空荡荡的，一张笨重的大木桌放在中央，桌上，一支粗大的牛油蜡烛吐着浓烟；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土壁上，参差不齐地挂着十几把长剑、短刀和屠宰用具。借着浑黄的烛光，我们可以看清来客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，他修长的身躯显得潇洒不羁，黝黑的椭圆脸，一双乌溜溜的丹凤眼睿智而深邃，挺秀的发髻，三络美髯，既有书生的优雅又有武士的霍朗。而那位主人顶多十八九岁，可以说是个未成人的娃娃。他中等身材，双肩略宽，周身肌肉突起，在那棕黑的皮肤上刺满了鱼、龙和各种怪兽的花纹。他有一颗略大的近乎长方形的脑袋，生满了有些卷髻的浓浓密密湛黑发。两条平平的浓密眉毛下面，眯着一双细细的小眼睛，流露出习惯一切、看透一切的极冷漠的神色。

“请问，您着聂政先生吗？”客人谦恭地问。

“嗯。请问您是……”

“在下严仲子，特来求见聂政兄！”客人说着，鼻子一酸，眼圈潮湿了。

当听到“严仲子”三个字时，聂政的眉头动了

一下，他早就听说过严仲子的大名，知道他是韩国君主的大臣，是连横派中主张抗秦的中坚人物，私下里钦佩得很，然而他没想到，这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会在夜半深更来到一个屠户的陋舍，他正想打问原因，却见严仲子把随带的一个包裹放在桌上，

“扑通”一声跪在聂政面前，说道：“请聂政兄救救我们韩国，救救韩国的黎民百姓！”说着，竟哽咽着哭起来，肩膀一抖一抖。

“先生有何事要我帮忙，不妨起来慢慢的说，只要聂政能做到的，万不会推辞！”聂政冷冷地说着，扶起严仲子，并向里间唤道：“姐姐，给我们备点酒饭。”

里间有人应了一声，不大一会儿便走出个秀气的姑娘。她的容貌和聂政有些相仿，只是那眼睛要秀长妩媚一些，神情也不象弟弟那样冷漠阴郁，这是个爱说、爱笑、性情爽朗愉快、感情容易激发、身体苗细却有力而又富于弹性的姑娘。她利落地端来一大块牛肉，又把一壶酒和两只粗碗放到桌上，闪身又进了里间。

聂政把壶里酒“咕嘟咕嘟”倒在两个碗里，顺手从墙上摘下两把小巧的匕首，递一把给严仲子，割了一块牛肉，独自吃着。

严仲子半碗酒落肚，眼睛又有些潮湿，他顾不得聂政的冷漠，自顾滔滔地诉说起自己的心事。

原来，严仲子和当今韩国丞相侠累同为韩哀侯的家臣，是韩侯的左膀右臂。那时，晋国的大权操在韩、赵、魏三家手里，晋国的公室微乎其微。严仲子主张三家不要分晋，应该协力维护晋国的地位声誉，即使晋君不够英明，我们可以恢复古代的选贤制度，选出贤者能者来代替晋君。三家一旦分裂，便不足抵抗西方的强敌秦国，和北方的异族犬夷。然而侠累极力煽动哀侯和赵魏两家，实行三家分晋；晋国分裂后，他又怂恿韩侯与赵魏两家不睦，时常闹内讧。面临危险局面，严仲子觉得，不除掉侠累，韩国就没有宁日。一次，两人又发生了争吵，严仲子气愤不过，拔剑向侠累刺去，可惜被人拉住，没有刺中。从此，严仲子得罪了韩侯，又怕侠累谋害，便逃回老家濮阳隐居起来，但他除掉侠累的念头一刻也没停止。在流亡期间，他结交了许多豪侠之士，想从中选出为己为国报仇之人，但侠累勇猛过人，有搏虎之力，且诡计多端，他的朋友中还没人能对付得了这个奸贼，于是他又开始寻访，终于，他知道了聂政的大名，知道他武艺高超，嫉恶如仇，而且讲究信义。通过几次暗地里观察，他终于认定，这是一个合适的人选，于是便有了这次深夜来访。

严仲子滔滔不绝地讲述着，聂政旁若无人地往肚里灌酒，大口地吃肉，那张面孔犹如一块冬天的